

中國抗戰文藝史

藍海著

現代出版社刊



中國抗戰文藝史

藍海著

現代出版社



中國抗戰文藝史

著 作 人 藍 海

發 行 人 現 代 出 版 社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九 月 初 版（滬）

△ 不 准 翻 印 ▽

目 錄

一 緒論

二 新文藝發展的路向

五·四時代——從五·卅到一九二八——九·一八與一·二八——向
創作要求自由——沉渣的泛起——兩個口號——民族解放戰爭的爆發

三 抗戰文藝的動態和動向

由前線主義到地方文藝的興起——突進現實生活的密林——銷沉的季
節——內地恢復了繁榮——民主運動的高揚

四 通俗文藝與新型文藝

五 長足進展的報告文學

舊形式的利用——活報與街頭劇——街頭詩與朗誦詩——速寫與特寫——講演文學與小說朗讀——雜文——秧歌與秧歌劇——報告的產生——大時代的寵兒——戰爭的素描——由事件到形象化——由前線到後方——偉大作品的等待

六 在生長中的小說

初期的脆弱——阿脫拉斯的創造——新舊時代的矛盾——黑暗的暴露——兵役問題的提出——邊疆生活的描寫——生產的歌頌——敵偽的暴露——競寫長篇

七 戲劇的高潮

戲劇的四個階段——從浮面到內部——兩種傾向——歷史劇的產生——

平劇的改編與重寫——新歌劇的萌芽

八 在建立途中的詩歌

詩從來服役革命——格式在凝鑄中——一些遺留下來的缺陷——詩人與詩作——和人民共同呼吸

九 文藝理論的發展

文藝在抗戰中的作用——文學的藝術性與宣傳性——歌頌光明與暴露黑暗——提高與普及——中國化與民族形式——世界觀與創作方法——民主與文藝

十 後記

緒論

——英雄時代之再生——

一

在一本高爾基社會論文集的封面上，題名為「爲了人類」。這是很恰當的，高爾基是以一個社會戰士的資格爲人類戰鬪。除了社會論文，他的其他的所有的寫作，也都是爲增進人類的幸福而創作的。不獨高爾基，凡是具有正義感的作家們的作品都是爲了人類。這理由是簡單的，就是因爲我們是人，除了爲了人類以外，是不應該有另外的任何道德標準的。

望·藹覃在「小約翰」中寫蟋蟀的情形說，他們知識的標準只要熟悉二十六個沙崗和兩個池。凡有較遠的，就沒有人知道一點點。學校裏的教師說，凡講起這些的，不過是一種幻想罷了。牠們把動物區分爲跳的飛的和爬的三種，蟋蟀能跳和飛，就站在最高

位；其次是蝦蟆。鳥類被用種種憤激的表示，說爲最大的禍害和危險。人類則是一種大的無用而有害的動物，是站在進化的很低的階級上的。這種區分，站在蟋蟀族的立場上也是對的，無可非議的，因爲這是爲了蟋蟀的蟋蟀的話。因此，當肥胖的鬼菌和紅得像烏莓的捕蠅菌爭誰最美麗時，小約翰說他們都是有毒的，又怎能不使他們吃驚而猜疑小約翰是人呢？因爲他說出了人話，在菌類是不計較有毒與無毒，只有吃牠們的人類才注意這一點。

屬於人類的文學，應當爲了人類，說人話，辨認它是否有毒，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了。但是這道理在今天仍然是需要提出的。法西斯的血腥已沾污了一切，就是最簡單的真理也需要再加以刮磨的功夫。在法西斯德日氣焰高漲的時期，偉大的誠實的作家，如路易·稜等，被關在監牢裏，集中營中，或驅逐到國外。一切都被剝奪，工作室被搗毀，著作物被燒毀，完全失掉和自己同胞談話的自由。而另外一羣被他豢養的鷹犬，如鄧南遮、林房雄、菊池寬之流，則在歌頌主子的血行是宣揚文化，傳佈王道，謳歌「轟炸怪有趣的」。於是人類的意識屈服於或蛻化爲橫暴者的意識，原屬於大多數人類的文

學被摧殘，被毀滅，而他們且拉了文學的外衣，遮掩他們欺騙與虐殺人類的醜行。

這些算不得文學，他們是在毀滅文學，毀滅文化，更進而毀滅人類，這加重了爲人類辛福而奮鬥的文藝工作者的任務。

一九三四年莫斯科舉行的全蘇聯作家大會中萊奧諾夫曾說：「我們正享受着生活在世界史最英雄時期的最高幸福。我所以重複說這一句在這裏已經說過的話，並不僅僅因爲重複在修辭學上是最有力的形式，也是因爲在這嚴肅的時日裏，從這演說台上所發出的一切演說中，這句話是最本質的前提。這裏，發生了我們的義務、權利、光榮、困難以及我們終於要把牠克服的未來的人們的歡喜。當然，無論在任何一個時代，文學者從沒有一次擔負過像現在這樣值得尊敬的崇高的責任。我們的基本工作，是借深銘心版的形象，描寫思想的大激動，即使是粗糙也好，完成新道德的原則；而記錄出從不曾有過的世界的誕生。我們的年齡使我們期待自己還將成爲一個更巨大事件的目擊者。無疑現代是人類有史以來全時代中最充實的歷史時期，在我們眼前，新的蘇維埃共和國在形成，在大雷雨大風暴中，殖民地國家的自覺驚醒了，人類共同生活正創造着更趨完善的形

態。」如同蘇聯一樣，我們目前也正在享受着生活在世界史最英雄時期的最高幸福。這是最困苦的時代，也是最偉大的時代；這裏，有我們的義務、權利、光榮以及許許多多等待去克服的困難，等待去接受的榮譽。這不但是一個民族的翻身與永劫的轉捩點，也是整個人類邁進光明或黑暗的發軔期。在不久的過去，擺在我們面前的，曾經是不是生存便是滅亡，不是勝利便是屈服，不被侵略者消滅，便得消滅侵略者。整個的世界上整個人類也都在爲了本身的生存和文化的延續向法西斯的匪幫們作殊死戰。如今戰爭雖勝利地結束，這任務卻還未全部完成。因爲人類的和平仍然時刻受着戰爭的威脅，一些野心家們已在佈置新的屠殺。今天的文藝工作者應當肩負起他們的使命，爲了拯救人類，爲了拯救文化而供獻出所有的一切。無論在任何時代，文藝工作者從沒有一次擔負過像現在這樣值得尊敬的崇高的任務。爲了自己，爲了人類，作者們是應當好好完成這任務的。這任務不是納粹匪幫們的應聲虫所能擔負起，他們是什麼也寫不出來的。

空前的時代產生空前的英雄。如今，時代是一個英雄的時代，文藝上也應是一個英雄的時代！

「人雖然是依着時代的動向而前進，但絕不是完全機械地被動的，人亦推動時代使前進得更快些；人的活動固然受環境的限制，然而人的主觀的努力也可以改變環境。人是時代舞台的主角，寫人怎麼在時代中鬭爭，就是反映了時代。我們應當從各種各樣的活動中去表現時代的面目。」固然時代創造了人物，事業卻是成功在人物的手裏，只有通過人物，才能看清時代，認識時代。離開人物，便無論什麼東西都無法理解。「我們民族的力量怎樣像百川朝海似的從各自不同的「源」和「流」而匯到當前的大事業：抗戰建國。這是我們現在應該寫的東西，非寫不可的東西。而且應該以這為圓心，去攝納我們這時代的森羅萬象。但這仍舊可以從人的活動來表現，來反映。我以為還是應該把人當人，——時代舞台的主角，而不要把他們當做材料。」

時代是人類創造的，就是輝煌的金字塔，也是一手一足的勞績砌成的。沒有人，便也沒有了一切。福斯脫說：「在現代小說中，英雄和惡棍都已滅亡。個性已不再存在，剩

下來的只是黏貼在顯微鏡的玻璃片上的紅色碎屑。這種碎屑往往是很奇異的，有趣的或者美麗的，可是他們並非活生生的男女。跟着個性的毀滅——被一變內環境中的一般個人，或者被在意識的一部分中機械地隔離開來的個性的一面所代替，也毀滅了小說的結構，毀滅了它們史詩的性質。」接着他又說：「我們應當創造的新寫實主義，一定負起布爾喬亞寫實主義所未完成的任務。它決不是寫那種祇是消極的批評，或者和那只是個人不合的社會絕望地鬭爭着的人們，卻是寫那些正在努力着改造他們的環境，支起生活，順着歷史的潮流，而且能够控制自己命運的人們。這就是說，英雄必須重新回到小說中來，和它一道的，應該是它的史詩性質。」這話也可以拿來批評中國的抗戰文藝。

我們的抗戰文藝中固然也描寫了壯烈的場面，刻畫了英勇的故事。我們有英雄，也有惡棍。「新的人民領導者的典型開始產生了，和過去完全不同的軍人性格產生了，肩負着這個時代的阿脫拉斯型的人民的雄姿，在開始逐漸地出現。」另一方面也有了「新的人民欺騙者，新的抗戰官僚，新的發國難財的主戰派，新的賣狗皮膏藥的宣傳家。」但這些還不够，因為多半好似「黏貼在顯微鏡的玻璃片上的紅色碎屑」，只美麗有趣，

並非活生生的男女。『跟着個性的毀滅』，『也毀滅了小說的結構，毀滅了它的史詩性質』。他們多半以概念的類型的姿態而出現。

和時代配合的作品，必須是時代的紀念碑。

如格拉特珂夫批評蘇聯文學的情形一樣，『武斷的說我們作品中沒有指導性的形象，是不正確的；甚且，在任何一本作品中都生動地活躍着肯定人物的形象。但是他們為什麼容易被人忘掉，為什麼他那末貧血，沒有像柏扎洛夫、羅亭、折爾卡士、福馬、歌籍葉夫、普拉東·卡泰艾夫那樣的容量？』萊奧諾夫說：『在我們的小小的懷中鏡裏，並沒有攝進現代的中心的主人公。但我們都知道他，新世界的主人，偉大的計劃者，我們星球的未來的幾何學者已經出現了。由於他的思想的豐富和企圖的寬闊，他已和魯濱孫、吉訶德、裴加羅、哈孟雷特、倍士霍夫、奧齊波斯、福馬·歌籍葉夫、拉法爾·凡倫丁等等一樣成爲人類典型的世界星座的完全的一員。我們很知道他——我們爬着梯子研究過他的一切特質，撫摩過這個新的格里佛。其次，我們正把他從地上化（這一點也是他最主要的力！）現實化，把無力把握活的有血有肉的他主要特性的各個性質加

以理想化。」這也是我們目前的缺陷和今後應努力的方向。八年的抗戰雖然我們有了張老師，黃老師（國家至上中人物），有了三官（鴨嘴澗中農民主人公），有了羅三爺，徐明健，黃團附（新水滸中人物），有了葉映暉，（母愛中人物），有了丁大夫，梁專員（蛻變中人物），但不獨比起以上所舉的人物相形見絀，就是較蘇聯革命產生出的鐵流，毀滅、一週間、十月、夏伯陽、士敏土等中所成就的也尚愧弗如。所以如何寫出新時代的英雄，是作者當前唯一的課題。對於這些為時代所創造出的特出的性格要深刻地觀察他們，必須瞭解他們整個的生命，怎樣的生活，怎樣的悲愁；更必須把這些形象極度濃厚化，把它們生命的火點燃起來，作為我們時代前驅的擔當者而出現。

過去曾有不少劃時代的作品給我們創造了比歷史上或當時的人物更活生生的英雄，這些人物千百年來即生活在民間，為每個婦孺所熟知，也為每個婦孺所愛戴。他們對於這些人物比自己的親戚鄰里還熟悉，連音容笑貌，以及每件動人的故事，都能繪聲繪影，津津而談。關羽、岳飛、諸葛孔明、宋江、李逵、張飛、武松等，是其中較為顯著的。儘管是一些絕對不同的性格，他們卻無礙於同時存在着，每個人物的行動和思想也

都能影響他的崇拜者：他影響他們的思想，他影響他們的生活。在今天，我們正需要創造這樣的人物，即便不能高出於這些以上，也要同樣的活生生地活在民間。說這要求太苛刻嗎？在討論中國革命爲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時，曾有人舉出了種種理由，說還應當耐心等待，但時代的巨浪必然的要把過去的痕跡沖淡，眼望着希望是愈等待愈渺茫了。八年的戰爭，是一個長期的戰爭，許多長篇巨著已不斷地在戰爭中孕育，也在戰爭中生產出來了，這證明作家並不是絕對沒有裕如的時間去思索去創作，以產生他的鴻製，那末，從現在我們就開始期待紀念碑性的作品的出現並非太苛了。事實上，我們一個技術和生產落後的國家，已令人難置信的憑着血肉和一個近代化的帝國主義的國家搏鬥了八年。素稱爲沒有民族意識，國家觀念的國民，已挺身站在了世界戰爭中最艱苦的一條火線上，而且充滿着信心的，決心的憑着自己的力量改造他們的環境，支配他們的生活，控制並進而創造自己的命運。孤軍抗戰的八百壯士，一門忠烈的范築先將軍，戰死南苑的佟麟閣，保衛蘆溝橋的吉星文，是千萬英雄中已使我們知道的名字。顯然的，我們一切都有飛躍的進步，只有文藝還沒有配合這進步的要求。可是，在這種情形下，

我們對文藝的要求實在不能再以新文藝才不過有二三十年的歷史作爲借口而輕輕推過去，因爲一切並不一定按步徐進的，外力可使它飛越，事實上也都在飛越了。

目前的時代是英雄的時代，所以我們要求作品也應是歌頌英雄的作品了。

三

過去我們曾有過不少的傳奇式的人物，西歐也曾產生過騎士與美人。可是虬髯客式的豪傑，俠隱記式的英雄，在今日不應，也不可能出現了。就連賈寶玉、林黛玉、鶯鶯、紅娘，時代也不再屬於他們了。這是血和火的時代，應產生血和火的人物。這是人民的世紀，應產生人民的英雄；產生於人民中，爲人民而奮鬥，也爲人民而建設。這些人物不應是雲中子似的只是會雲裏來霧裏去的抽象的影子，而應是最人性的「人性」(Humanist)。

我們的寫作還沒能從「活人的直接印象」，以及個人的熱情的幻像中解放出來，創造的人物不是瑣碎便是抽象。因而文學裏充滿了照像，現實的再現，模糊的幻影，人物

成爲平面的，呆板的，漫畫式的；沒有生命，甚而沒有體的感覺。時代向作家們要求的卻不是肖像畫，而是典型；不是時事性，而是時代性。這意思就是不僅要寫出社會的現實性，且要寫出時代的真實性。

愛倫堡曾說：『爲什麼突擊隊員不能是理想家？我們也可以說，在休假的日子，他望着小河裏的漣漪，想着什麼樣的事。突擊隊員難道不能嫉妬，不能愛，不能幻想麼？鍊鋼工人的女兒也會死的，但是爲什麼不能用二十頁的篇幅去描寫她的死，而一定要像戶籍登記所的死證書一樣，只需要枯燥無味的兩行文字呢？』接着他補充說：『我們的工人是活的人。他們工作、鬭爭、戀愛、接吻。他們也看書，也幻想，有時也做出奇行，發出嫉妬，他們是生活着。好像他們悲慘生活的曾祖父們，並不像田園詩歌中的雅典的牧人，他們也是不像我們某些作品中那種模範的突擊隊員的。』同樣的，我們新時代的英雄，也是活着的人，好像過去和未來的人們同樣地活着。他們工作、鬭爭、戀愛、接吻。也看書，也幻想；有快樂，也有憂愁；有勇敢，也有怯懦。並不如某些作品中的形象，一切都那末單純化。肉炸彈，好像生來就爲的做肉炸彈；在戰壕裏和